

■“读读写写”之三

读书的三个视角

□北里汉

国人对饱读诗书的人有不少美称,如学富五车、胸通万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等。但还有一些人,他们也得得上饱读诗书、胸通万卷,可得不到这样的美称。他们得到的称呼却是“两脚书橱”。南朝的时候有个叫陆澄的,在当时以博学著名,《南史》称他“少好学,博览无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释卷”,然而“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宋书》竟不成”。也就是说,他读书甚多但收获不多、长进甚少,不成比例,所以与他同时期的王俭讥笑他:“陆公,书橱也。”这个意义上的“书橱”,后来演变为“两脚书橱”。盖此书橱不同于彼书橱,彼书橱有四条腿,此书橱却是两只脚。揣摩“两脚书橱”的含义,是说这些人白白装了一肚子的书,却没有让书与他融为一体,只是把书存放在他那里而已。究其原因,盖在于这些人的读书,只会从正面来读,不会从侧面、更不会从背面来读,读的是死书,而且越读越死。

窃以为,读书应该以三个视角来读,先从正面读,再从侧

面读,然后从背面读。以小说而论,小说总是虚幻中有真实、真实中有虚幻,也就是既有生活的真实,又有艺术的真实。儿童读童话、读神话故事,不会懂得这是艺术虚构,总会把所有故事都当成真实的存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读经验的增加,自然而然就会有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感觉。说不可不信,是因为小说是生活的反映,是以艺术的真实折射生活的真实,也是前人的阅历和智慧的总结。不相信这个,就等于割断了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某位著名作家说,“历史都是假的,除了人名;小说都是真的,除了人名”,大有深意。说不可全信,是因为前人有他的倾向性和局限性,不以正面、侧面、背面三个视角来读他的书,就会上当,读的书再多也只能是“两脚书橱”。

比如,人所共知的《三国演义》,它以宏大叙事见长,所叙述的96年历史,既波翻浪涌,又条理清晰,其中也有十分精细的情节铺排和人物刻画,确立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地位。读《三国演义》,就得先从正面读,先肯定这些东西,才能看到它的艺术成就,才能看到

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然后再从侧面看,你会发现,像诸葛亮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县,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张翼德大战当阳桥等,一连串的情节铺排得丝丝入扣,一个个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刘备集团似乎神勇无比,其实这些只是一个败得一塌糊涂战役中的几个小小亮点。作者是反面文章正面做、丧事当成喜事办、报喜不报忧、以细节来掩盖主流、以局部来粉饰全局。后来的空城计、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等情节,莫不是这样。报告文学作家理由说过,用同样的材料写同一个人,既可以把他写成好人,也可以把他写成坏人,罗贯中何尝不是这样写三国人物的呢?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尊刘抑曹,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民族心理的因素,不管有多少合理性,他的目的最终也没有完全达到。他不惜笔墨,酣畅淋漓地刻画诸葛亮和关羽的形象就没有迷惑得了读者的眼睛。鲁迅先生说罗贯中“写关羽之义而似伪,状诸葛多智而近妖”,就是从背面看《三国演义》的结果。即使是罗贯中自己,也没能实实在在地掩盖住曹操的风采。在刘备、诸葛亮、关羽

死后的篇幅里,他引用了几首诗来歌颂这三个人,因为是一边倒的正面评价,反而显得矫情,唯有对曹操之死,引用了一首长篇歌行《邺中歌》,篇幅超过了上述三个人,而且实事求是、有贬有褒:“雄谋韵事与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流露了对曹操不得不有的敬意。

以三个视角来读书,就会发现很多书籍都只能给读者提供某一个侧面、某一部分的真实。像某些名人的传记,传主打起仗来神机妙算、百战百胜,战友之间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哪能啊?这世上本来没有常胜将军,一个个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又都是性烈如火,哪能一辈子温良恭俭让?又都经历了非常岁月,谁能连鞋都不湿?虽然瑕不掩瑜,毕竟是瑜也有瑕,这些所谓的瑕很多人心里都有谱,所以看这样的书,应该明白作者写的只是一个侧面、一部分真实、一部分史料、一种观点,总而言之是一面之辞,更全面的東西还在其他人的书里。

古寺情思

□谢新源

一般说来,深山藏古寺,但身处平原的古代先民也是要烧香拜佛的,所以,亦有不少古寺就建在平坦如砥的原野。温县番田镇大吴村慈胜寺,就在县城西20公里的大吴村东田野上,从唐贞观年耸立到了现在。

50年前我上初中,受小学教语文却平时也爱画画的班主任影响,开始喜欢在黄草纸上涂鸦。听说离村五六公里的慈胜寺壁画线条工整,色彩斑斓,尤其天王殿西壁尚存完整的“四大天王”人物画,笔法奔放流畅,肌肉隆起,神形兼备,观之有脱墙离去之感,很想去看长见识。然而,却囿于当时的交通——往往一条村子连一辆自行车都找不到,加上初中、高中都在外村和公社驻地上,根本挤不出空,终是未能如愿。

唐是一个盛产壁画的朝代,于墓葬和寺庙墙上作画犹甚,替代了塑像和雕刻,在中国绘画史上地位独特、显著。慈胜寺里的壁画,我一直牵挂难

忘。时光悠长,但带不走我对这座古寺的系兹念兹。今年5月,小麦抽穗扬花的春暮夏临,我终于走进这座历经1000余年仍基本完好的古寺。

田畴上的古寺初建时占地达到惊人的5万平方米,中轴线上主殿5座,包括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延寿殿和毘卢殿。可惜的是,延寿、毘卢两殿早被无情的岁月沧桑剥蚀了去,仅存两处孤独的基台和台上承受立柱之重、横竖有序的石墩,现在能看到的唐朝遗存仅剩大雄宝殿、狮子门墩和覆莲柱础。因为古寺历史太过久远,有文字记载的大修、重修、增修就有6次之多。

近1400年过去了,古寺里最珍贵的文物,除却天王殿、大雄宝殿存留的壁画,再就是大雄宝殿前矗立着的那尊高5.4米的石经幢了。它镌刻于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共用17块青石,上刻经序和伎乐,形象逼真,刻工精湛,刀法流畅,姿态生动。专家们考证后说,此乃五代经幢之珍品,艺术价

值同壁画一样高。

我站在大雄宝殿西山墙和北墙前面。满墙的壁画为何只残存下来4小块?我有些失望。还好,北墙上的这幅尚算完整,可窥视到它的整体风貌。这是一幅菩萨坐像,上穿青衣,下着棕色短袍,头戴蓝色团帽;右手抚胸,左手搁于左膝;双耳垂肩;眉眼皆细长,微蹙轻合,安详、静穆、庄严。其背靠之“背光”像一把蒲扇,放射状的白、青、浅蓝、深蓝、棕色线条,轻柔飘逸。整个壁画让人望去顿生肃穆、敬畏、空灵、安然之感。

这幅壁画也许为后人临摹之作,但仍不失唐壁画高贵典雅、繁中寓简、流畅而灵动的大唐气韵。

“真是遗憾,怎就剩这残缺的几幅?”我问陪我前来的同学玉明兄。高中毕业后,我当兵,他回村教书。

“根据县志记载,民国十八年前后,好多壁画被当地乡绅勾结奸商凿揭盗卖国外去了。”他愤愤然。

大凡古物、古迹,常遭火雷电、水、风雨雪之灾不足为奇,但监守自盗可是件触天条、犯众怒,人神共愤的事啊。我也在心里愤慨。据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民们轮流站岗坚守,最终古寺得以保全。

走出慈胜寺,麦花洁白,散发出的阵阵清香随风而至,沁入心脾,令人愉悦。我回头眺望渐离渐远的古寺,红墙绿瓦依然那般醒目,淡淡紫烟盘绕其上,仿佛在传递大唐贞观之治弥久而不衰的盛世气息。我情不自禁地默默感叹:但愿慈胜古寺这座故乡土地上难得的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就这么安然至久地存在着,使得故乡乡亲们的心始终有一处安放的地方。